

中国第一部全景式灾难小说

将大地震设做人类灵魂实验场

DADUANLIE

大 断 裂

刘宏伟◎著

长征出版社

将大地震设做人类灵魂实验场
DADUANLIE

刘宏伟◎著
长征出版社

大断裂

责任编辑：刘志军 胡高昂

封面设计：安宁书装

版式制作：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断裂/刘宏伟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204-328-2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349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22印张 360千字

定价：36.00 元

ISBN 978-7-80204-328-2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刘岐俊
愿父辈们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被后人永远铭记



内容提要

《大断裂》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的灾难小说，堪称美国灾难巨片《后天》的中国版与现实版。小说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故事背景，发震时间和救灾进程基本遵循史料记载，而发震地则是一个虚构的海滨城市——明城。

小说以宏大叙事贯通全篇，其故事脉络紧紧围绕一个“双主震型地震”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而展开。作家用史诗般的笔力写到了前后两个主震的震前、震中、震后的自然界形态和人类状态。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幕与隐情，字字惊心的叙述让人的心跳都要停止。关于海啸的章节让人想起两年前横扫环印度洋所有地区的那场巨型海啸，读来颇具现实感。

小说通过对明城市委书记韩子苍和他的家庭成员、解放军某师长秦甲光和他的家庭成员，以及这两位中心人物各自下属们的命运波折为主线，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的情感和社会风貌。小说中的贯穿人物工兵连长林军生、外科军医秦丹阳、地震研究员苏红蕾同为少年挚友，当年人称“三剑客”。地震发生时“三剑客”在感情的归属上正值迷惘与期待之际，地震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把原本涉世不多的他们锻造成钢，成为拯救一座城市的英雄，他们各自的爱情也因为大灾大难的磨砺而显得感人至深，惊世骇俗。

不仅仅是灾难小说

——序刘宏伟小说《大断裂》

朱向前

记得是个秋日，日常生活的恬淡之气飘浮在窗外的一个个街景上，刘宏伟神色凝重地宣布说，她要写一部灾难小说，故事背景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她自信那将是中国第一部地震灾难小说。暖暖秋阳中她说到一个寒气逼人的细节：当年参与抗震救灾的部队在每天晚上休整时，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怎样去除运尸车上厚厚的尸油。尸油一天天地浸透着车厢板，直到部队撤离唐山回到驻地，仍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散发出阵阵尸臭……

一晃四年过去了，决意要写灾难小说的刘宏伟一直很少露面。而在这四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地震，尤其是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尼的9级强烈地震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横扫环印度洋所有地区的巨型海啸，其大规模的杀伤能量令世人瞠目结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发生在东南亚的这次地震灾难仍然记忆犹新，犹如许多人对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唐山的那场大地震记忆犹新。人类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当它被一位作家放进想象的空间，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创造性虚构，并用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便就是一部融合了集体记忆与个人思索的灾难小说了。当我拿到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断裂》时，我知道，刘宏伟完成了她四年前决意要做到的那件事：写出中国第一部地震灾难小说。

《大断裂》的故事穿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是历史碎片在作家想象空间里的重新拼合：小说中的地震发生时间和大致救灾步骤基本遵循史料记载，但发震地则是一个虚构的中国北方海滨城市——明城。作家在虚构空间中艺术地运用历史资料，并将历史背景中的诸多细节作为故事契机、情节道具巧妙融进小说中，创造出一种似真非真、虚实相融的小说化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或者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说，他认为“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见彼得·盖伊著《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

《大断裂》以宏大叙事贯通全篇，对一座城市发生地震灾难的前前后后做了全景而立体的精细扫描。首先，作家艺术地再现了一次大地震的完整过程。考虑到故事结构的迭宕起伏，作家将小说中地震的震型设定为“双主震地震”。作家用近乎逼真的手法写出了第一个主震的震前、震中、震后以及多次余震时的自然界形态和人类状态，又写出了由第二个主震所引发的是否会出现海啸的争辩、探寻、社会反响、人性表现。与此同时，作家用史诗般的笔力关照着地震

灾难所波及到的方方面面，关照着抗震救灾中的几乎所有重要阶段。读者可以看到，那些有利于小说人物塑造的救灾行动被施以浓墨重彩，而那些无法纳入人物命运轨道的救灾行动，则被一位次要人物洪卫兵在他的大喇叭广播声中加以交待。用这个“广播声”作道具，作家既巧妙地烘托出了时代气息，又疏而不漏地交待了救灾行动的全过程。用刘宏伟自己的话说，写作《大断裂》时，她觉得有种神秘的力量将她的心胸和视野拉得很大，很开阔，好象站在一个奇妙的高度上“看到”了本就存在但却不被人知的那一切。

《大断裂》的故事架构囊括了灾难小说的所有元素：巨大危机潜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是难以预测的危险与扑朔迷离的表象；面对步步逼近的威胁，有人视而不见，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或囿于短视或囿于人性上的卑劣有意无意地干扰着正确主张的实施。于是，灾难就在这种毫无防范或是来不及防范的人群中间突然降临。正如小说所写：“一个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声响轰隆隆地滚动过来，仿佛从地心深处钻出一个满腔怒火的巨人，提着硕大的拳头将所到之处的一切疯狂横扫。”接下来读者看到的，就是这个“满腔怒火的巨人”怎样对所到之处的一切进行“疯狂横扫”。这时，小说文字摇身一变，成了一部无所不在且图像精细的摄影机——镜头时而俯瞰整个灾区让读者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瞬间毁灭；时而摇过一条条街道让读者目睹了房屋是怎样倾倒、人们是怎样惊慌逃命的；当镜头摇到军用机场，读者看到了整个机场怎样被摧毁，看到了停机坪上一架架飞机是如何瘫痪的；而当镜头有所停留时，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书中人物是怎样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被重新改写了命运。大地震将书中涉及到的诸多人性层面——友情、爱情、亲情、给与、坚守、信任、信念、职责以及恐惧、软弱、犹疑、猜忌、投机、仇杀等等——放大到了常态生活中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灾难使它们被发现、被颠覆、被重塑、被升华。而这才是《大断裂》这部灾难小说的故事核心。

这样，刘宏伟就在《大断裂》中为读者营造了一种阅读氛围：在宏大叙事中听闻浅吟低唱。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工兵连长林军生、外科军医秦丹阳、地震研究员苏红蕾同为少年挚友，当年人称“三剑客”。地震发生时“三剑客”在感情的归属上正值迷惘与期待之际，地震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把原本涉世不多的他们锻造成钢，成为拯救一座城市的功臣，同时也使他们各自的爱情因为大灾大难的磨砺而彰显出不凡的质感。市公安局刘大江和市公交公司经理、市委书记的女儿韩蕙是小说中另外一对重要人物。因为命运的驱使，他们相互间有了一段遥遥无望的爱情，生活轨迹也迥异于常人，地震发生时这对精神恋人第一次发生肉体之恋，却被蓄意捉奸的丈夫、副省长的儿子张播逮了个正着。捉奸在床的激烈搏斗刚开始，地震就在他们脚下发生了。此后，这三个人的命运天翻地覆。秦丹阳的闺中密友、外科军医楚欣的命运故事，是《大断裂》中最富时代印痕也最具命运感的。就因为长相颇似那个著名的美国女影星赫本，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下被“选妃班子的女头头”于无意间相中，漂亮女兵楚

欣的命运便大起大落。地震撕裂大地的那一刻，也撕裂了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伪装。楚欣家废墟上的惊人一幕如同一出被当场戳穿的谎言，她的命运因此而再次突变。数年轻士兵耿乐命运的改变最朴素也最感天动地。来自边远小村庄的农家兵耿乐一心想在部队立功，觉得只要能在家中堂屋的墙上挂一张立功奖状，村中的恶人们便不敢再欺负他那过于老实巴脚的父母。当耿乐被压在巨石下奄奄一息时，连长林军生的那段含泪呐喊读之令人动容。

值得称道的是，《大断裂》的内在品质具有一般灾难小说所不具备的特性：知识性与科学性。我知道刘宏伟把国家图书馆里有关地震和抗震工程方面的专业书几乎全都借来研读了一遍，光是复印下来可供参考的章节就在她案头上堆了一摞又一摞。她说这种枯燥而艰难的考证式做法，能够有效地帮助她直接窥见到地震科学家和抗震建筑工程科学家的思维天地和精神世界，同时寻找到小说需要的情节设计线索。在《大断裂》中，小说的故事情节严格遵循着一场“双主震地震”发生前后的诸多层面步步推进，而那些高深的地震学术语和艰涩复杂的地质学现象包括防震建筑的专业处置手法，则在情节的步步推进之中、在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对话之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它们出现的时候不再高深也不再艰涩，完全就是人人能懂的小说语言了。读者在《大断裂》中可以看到对地电、地光、地壳活动、地震成因、地壳断层、地震预报思路以及预报心理包括工程抗震等方面文学化了的专业性描述，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而这一切，大多都跟书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地震学专家邱以漠有所关联。这位中国地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由于历史原因身陷囹圄，但他的特殊身份却使他能在一个奇异的环境里每日进行地震预测研究。当邱老与苏见黎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散步时，那些生动的思辨性对话使一位超然睿智的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邱老在明城大地震中以身殉职，用最后的生命完成了弥足珍贵的震情报告。刘宏伟说她浓墨重彩地塑造邱老，是在向科学界致敬。小说中的军长董先仲因写过一本“毒草小说”而成为一位不同寻常的军长，由于周总理的安排，董先仲得以用军方力量对邱老实施特殊保护。刘宏伟借军长董先仲之口这样评说邱老：“如果有一天，我的子孙们问起我，这墓里安葬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会对孩子说：‘这里安葬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珍稀品种。他是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英勇斗士。他的气节和他的才华是他的一对翅膀，所以他才会在不同时代的狂风骤雨中始终保持飞翔的状态。他所到达的地方，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琐屑世界里的人很难企及，因此我们只能以敬慕与惊奇对他仰视’。”

多年来刘宏伟在写作中一直注重语言修炼，但其风格大致没有脱出女作家特有的阴柔与纤细。在《大断裂》中，她第一次表现出了笔力上的阳刚与雄健。在那些有关大场面的描述中，在那些对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的概略性描述中，刘宏伟表现出了与宏大叙事这类小说结构旗鼓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那些关于地

电、地光、地震成因、一座城市的瞬间毁灭、解放军开进灾区、矿工们井下生存状态的描写，那些颇具象征的“批斗宣传队”的出现、恶梦般的天象、主人公那极富专业色彩又极其血腥的梦境等等，读之既令人震撼，又肌理分明。作家追求一种从容沉稳的叙述风格，不急着重直奔故事，直爆情节，常常不惜花费大段精心推敲的文字对景色、物体、氛围、场面进行冷静而精细的描摹，其中不乏诗歌所特有的奇诡意象和修饰语法。在塑造人物时，作家追求对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使用体贴、动情的笔触，似乎书中人物都是她的至爱亲朋。作家常会让叙述刻意逗留在色彩、气味、触觉等方面，用文字带着读者去身临其境。

于是，作家在追求叙述语言的文学性的同时，收获到了小说情境的可视性。读者可以穿透纸背观看到整部小说中的一个细节、画面，包括人物的动作表情与说话语气，犹如是在观看一部制作精细的影视剧，诸多“镜头”颇似好莱坞大片。近来许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我认为《大断裂》完全可以延续这一现象。尤其是那些具有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导演、制作人，或许会被《大断裂》这颗激情的子弹击中。从这一点上说，虽说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改编成一部好的影视剧，但是，一部好小说至少可以保证一部影视剧在播种期的品种优良，在成长期的营养充足，如果能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么到了收获期，想不让它一片金黄都很难！

刘宏伟是一位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军队作家。小说中的西北古城炮校就是她的儿时记忆，她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的环境里。等到小小年纪进到军营成为一名正式军人，一直以来所受到教育更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伴随她长大成人，是她精神家园的底色，当她提笔写作时，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就构成了她作品的基本氛围。从她八十年代写作获奖小说《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开始，这种氛围便始终与她的一个个作品如影相随，直到这本《大断裂》，仍然弥漫在字里行间，不离不弃。

曾经有一阵子，思维活跃的人群中兴起一种新的时尚——把一切崇高的东西撕碎，视一切崇高的人与事为“人间假象”，他们的本意是要摧毁虚伪，最终却让自己的精神无所适从。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桩旧事，是因为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与之有关的现象：在当下，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丙戌年仲秋于京西黑白斋

目录

CONTENTS

大断裂

序 幕 \001

第一章 同此凉热 \003

- 一 当兵不是为了死 \004
- 二 婚礼上的新娘 \016
- 三 执着的神秘客 \023
- 四 都是地电惹的祸 \027
- 五 站在落日里 \034
- 六 古老的星阵 \046
- 七 钉在天幕上的图钉 \055
- 八 人类的远祖 \069
- 九 双头骑士 \086

第二章 地动天惊 \098

- 一 野芦苇叶的约定 \099
- 二 断层间的战争 \111
- 三 谎言就像是空气 \122
- 四 火海中的船 \135
- 五 时间到了 \149
- 六 生命多美好 \170
- 七 地震信号树 \180

大断裂

第三章 决不放弃 \196

- 一 写进历史 \197
- 二 生命的属性 \204
- 三 触目惊心的句号 \214
- 四 夺命噪声 \223
- 五 半死的躯壳 \234
- 六 群体价值 \242
- 七 和死亡平静相处 \248

第四章 家园永在 \253

- 一 这还不算完 \254
- 二 房檐上的雪 \265
- 三 幸福都是有折扣的 \278
- 四 让尸体说话 \289
- 五 铁匠街 \302
- 六 大海站起来,走到你面前 \315
- 七 麻花辫 \325

尾 声 \336

序 幕

沙枣树手牵手地站在连绵的山脊下。夕阳照过来，一蓬蓬已呈深绿的树冠上跳跃着无数金黄色的小精灵。苏红蕾站在树下，将自己小小的身体想像成一把嘹亮的军号，嘴里大声发出冲锋号的声音：哒嘀哒，哒嘀哒，哒哒哒……此时她最好的小伙伴秦丹阳正在树上英勇作战。10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老师要求同学们打落全部入侵敌机，活捉所有的美国鬼子飞行员。写着敌机编号和飞行员姓名的小木牌被老师事先藏在沙枣林里和山坡上。游戏规则是：找到一块木牌就等于打下一架敌机或是活捉一名鬼子飞行员。现在是1965年的秋天，中国人再次在华东上空击落一架入侵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

树上传来秦丹阳的尖声大叫，发现一架敌机！在那个树杈上！苏红蕾大声回应，把它打下来！她嘴里的冲锋号声换成了机枪声。

那块木牌离秦丹阳挺远，但苏红蕾知道她完全够得着。秦丹阳的身体极其灵活柔软，摆弄四肢就像是摆弄手指头。她四肢柔软地伸展着，举腿伸过去，脚尖刚好够着小木牌，只见她使劲一踢——这是在向敌机开炮呢！苏红蕾的嘴里及时发出炮弹出膛的呼啸声和击中目标后的爆炸声。

这就是她们如此要好的原因：当一个人想像出什么时，另外一个人总能看见那样东西。因此她俩的作文在思路上也常会惊人地相似。有一回课堂上当场命题考作文，内容是“赫鲁晓夫下台了”。交卷后老师看见，苏红蕾的题目是《让我们再次擦亮克里姆林宫的闪闪红星》，秦丹阳的题目则是《让我们重新敲响红场上空的革命钟声》。

她们两个再加上林军生，被视为古城一小的“三剑客”。他们仨走在一起的背影是校园里一道常见的风景。在刚刚结束的全市小学生暑期功课联赛中，由他们三人组成的参赛小组在多门功课上取得名次，让古城一小大大出了回风头。

最初是秦丹阳把苏红蕾带到林军生面前的。一见林军生，苏红蕾就觉得他挺亲切。这男娃个头高高的，比她和秦丹阳足足高出五公分。他的眉毛和眼睛像黑炭一样漆黑发亮，整张脸看上去黑白分明。他张大眼睛望着她，带着温和的微笑。她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通常属于大人们的那类眼神：不慌不忙，沉稳安详，隐含着一种让人乐意服从的魔力。

当下午苏红蕾就被邀请去了炮校大院。苏红蕾先去了林军生家住的西北平房，又去了秦丹阳家住的花墙院。花墙院的围墙很别致，一块块红砖摆出镂空的花瓣状，从地面一直向上砌去，形成长长的镂空花墙。那天下午，三个孩子拿着木头枪围着花墙内外跑了许多个来回“活捉马步芳”。炮校大院曾是马步

芳的兵营，而花墙院则是马步芳的司令部。马步芳在兵营四周建起高大厚实的城墙，解放军攻下这里后，城墙上布满了弹孔。布满弹孔的城墙成为古城炮校的标志性建筑，每年新入校的学员首先都要参观城墙，让他们记住革命前辈打下江山的不易。

三个孩子冲进一间地下室，不断踢开脚下堆积物，尖声大叫“缴枪不杀，快出来！”到处都是灰尘和蛛网，三个孩子满头满脸的汗水很快变成横七竖八的泥印。最后他们“活捉”了十个俘虏——那是一张泛黄发旧的合影照，夹在一本花名册里。照片上的十个马匪全都眉目清晰。秦丹阳猛地惊声尖叫。她认出其中一个马匪正是花墙院的清洁工大老王。

大老王很快出现在门口，恶狠狠地冲他们喊道：快把那照片给我！

游戏演变成了真实的战斗。前马匪生怕暴露身份，拼尽全力抢夺照片。他身材魁梧，拳头像铁块一般硬，先是将林军生和苏红蕾横扫在地，又掐住秦丹阳的脖子将她整个儿提离地面。秦丹阳细细的脖子快要被掐断了，但她死抱着照片不松手。苏红蕾扑上去抱住前马匪的一只脚，林军生抡起一个扫帚把狠击前马匪的另一只脚。前马匪哀嚎一声扑倒在地。林军生跑上去，给前马匪的脖子套上一根绳子。

炮校警卫兵闻讯赶来时，三个孩子已经用绳子一圈圈地捆紧了前马匪。自此他们深信不疑：只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用怕；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永远都是最可信赖的好朋友。第二天，他们在各自书包的衬里上同时写下四个大字：永不分开。

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因为苏红蕾的父亲下放外地劳动改造。苏家搬离前，三个孩子手牵手地在十里穿天杨大道上走了好久。那些穿天杨下面全都埋有红军。当年马匪为了震慑四方群众，每抓住一个红军就让他种一棵穿天杨，然后再把那红军杀了，埋在刚种下的穿天杨旁。如此出现了绵延十里的穿天杨。这些穿天杨如今全都树干高大，枝繁叶茂。人们传说，那片片树叶就是红军的滴滴鲜血。人们还传说，走在这条十里穿天杨大道上会变得像红军一样刚强。因此三个孩子全都忍住了眼泪。他们来到一棵大沙枣树下用自拍方式合影留念。

——只要这棵树在，我们就能再见面。林军生大声宣布。

三个孩子围着大树站成一圈，伸长手臂，互相勾起手指头，团团抱住粗大的树身。他们稚嫩的脸蛋贴在粗糙的树身上，仿佛要将彼此间难分难舍的情感传进树身，与大树共生。

大断裂

第一章

同此凉热

- 一 当兵不是为了死
- 二 婚礼上的新娘
- 三 执着的神秘客
- 四 都是地电惹的祸
- 五 站在落日里
- 六 古老的星阵
- 七 钉在天幕上的图钉
- 八 人类的远祖
- 九 双头骑士

一 当兵不是为了死

林军生就要参军去了。他才十七岁，不够服兵役年龄，但秦甲光有办法让他穿上军装。现在是1969年的冬天，军队子女参军成风，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离开父母所在的军营，穿上军装奔向另一个军营。这个规模宏大的军队子女参军入伍人群，再加上另外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人群，构成了此时中国青年投身社会生活的两大主干走向。然而林军生参军并不单单是要投身社会，还因为他爸爸死了。悲剧发生时，一群武斗分子正在冲击炮校建在祈山的弹药库。林文强奉命带领炮校警卫连前去制止混乱，给他们的命令是只许抓人不许开枪。林文强指挥警卫连官兵英勇作战，硬是用擒拿格斗制服了武斗分子。最后的肉搏中，一个武斗分子扣动枪机，子弹击穿林文强的脑袋，白花花的大脑浆向后喷去，喷出好远，溅落在地，好多天都呈凝固状。

命令是秦甲光下达的，这个命令让早已丧母的林军生彻底成了孤儿。秦甲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亲自主持作训科长林文强的葬礼。葬礼就在祈山举行。林文强的灵柩上覆盖着八一军旗，军旗上金光闪闪的部分是林文强出生入死换来的一枚枚战斗勋章。葬礼前一天，林军生从家中找到这些勋章，秦甲光答应葬礼过后就归还他。林文强牺牲时并肩战斗的警卫连战士全来了，他们扛在肩上的步枪在阳光下闪着锃亮的光泽。秦丹阳站在烈士亲属的位置上。

秦甲光以校领导和林文强战友的双重身份致悼词。他提到了军人职责的神圣和军人生涯中的出生入死，提到了炮校官兵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他提到了林文强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以及他在和平年代的英勇牺牲，提到了军队中历来有抚养战友遗孤的传统。然后他走过去，牵起林军生的一只手，向葬礼上的人们宣布说：这孩子永远是炮校的儿子。

林军生双眼噙满泪水，但他倔强地不让它们跑出眼眶。秦丹阳早就泪水涟涟，此时更是轻轻哭泣起来。军号吹起了葬礼乐，警卫连战士一齐举枪，向着天空射出整齐划一的排射，为烈士的英魂壮行。

葬礼过后，秦甲光牵着林军生的手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秦甲光停住脚步望着林军生，那郑重其事的眼神就像是在望着他的一位下级军官：军生，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林军生的回答是：秦叔叔，我要当兵！

秦甲光看着这个刚刚失去父亲的男孩儿，从这孩子的双眸中看到了林文强的某种神情。秦甲光答应好好考虑他这个要求，但希望林军生能先搬到他家来住。林军生像只被激怒的小公鸡一样突然满脸涨红，他狠狠甩开被秦甲光牵着的那只手，生气地大声说，他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可怜他，就是当不了兵，凭他自己也能活下去。秦甲光耐心解释说，他这样安排并不是可怜他，正是为了找机会帮助他早点儿当上兵。

——对不起，秦叔叔。我爸总说我不够冷静。

——没人要求一个17岁的孩子有多冷静。不过，要是你想去当兵，那就不同了，你必须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冷静，沉着。

葬礼过去一个月，秦甲光给林军生带回一张入伍通知书。让秦甲光完全没料到的是，紧接着女儿秦丹阳就突然失踪了。那孩子丢下了一个纸条。准确地说，那是一个最后通牒。

爸爸：别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只要你把我的入伍通知书拿回家，我会自动回来，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而且你将后悔终生，像世上所有的坏爸爸一样，老死的时候孤苦伶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家中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地下室也翻了个底朝天，花墙院的每户人家都在各自小楼里上上下下寻找。搜寻范围还扩大到了炮校大院各个可能的角落，诸如礼堂、澡堂、植物园，甚至各学员队的教室，但是，全都没有秦丹阳的踪影。

林军生沮丧地站在炮校空旷的广场上。冬日的夕阳从身后照过来，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厌倦地盯着这个孤独的身影。两天两夜没有秦丹阳的消息，这让他很不习惯。他担心她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会冻坏身子，说不定已经冻坏了，正等着他去抢救呢，他却跟个傻瓜似的不知去哪儿救她。林军生的内心里升起强烈的无助感。他恨这种无助，更恨自己的眼泪，这让他不像个男子汉了。他仰起脸，狠狠擦去讨厌的泪水。这时他看见了高大厚实的城墙。

他猛地拔腿向城墙跑去。当初他和秦丹阳发现那洞穴时，里面除了积土什么都没有。它可能是马匪的秘密军火库，也可能是某个马匪私藏物品的地方。发现洞穴后他们去过两回，坐在里面望着城墙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就像是坐在云彩里。进入洞穴的唯一办法是爬树。当林军生爬完大部分树干再顺着结实的树杈爬到洞穴跟前，果然看见秦丹阳躺在里面。

林军生顿时火冒三丈：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就算你要和你爸对着干，可你至少该告诉我呀！哼，我还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呢！

秦丹阳流泪了，声音里满是委屈和疲惫：军生哥，你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才以为你一定知道我在这里……我一直等你来这找我，可是，为什么你这么久才来呢？

林军生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辜负了秦丹阳。她把他当成是可靠的援军，可他却迟迟按兵不动！不等他道歉，身后响起秦甲光洪钟似的声音：游戏结束了。孩子们，都给我回家去。

秦丹阳看着站在洞口树杈上的爸爸，指着自己的额头不说话。她额头上围了一圈白布，上面写着一行字：不当兵，我宁死。配上她那副冰冷的眼神，活

脱脱一个女敢死队员。

秦甲光哼一声，尽力掩饰着笑意：错啦，女儿。不是我宁死，是毋宁死。

——意思是一样的！不让我当兵就让我去死好了！她的声音虽气力不足却依然刺耳。

秦甲光瞪着女儿：世间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如果你不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好兵？当兵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任何一场战斗，说到底都是在争夺生存权。我警告你小姑娘，一心想死的人不配去当兵，也没有哪支部队会要这种没用的兵！

秦甲光撂下这些话就离开了洞口，临走前把一些食物和一壶水扔在秦丹阳脚下。

送兵卡车前哭声震天。二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同时大哭就像是合唱中二十多个糟糕的声部在同时发声，调门杂乱而刺耳。这哭声不像是去参军，倒像是在和家人诀别。送行的人们团团围住送兵卡车，车厢板周围晃动着各式各样的手臂，都在死死抓住卡车上的某只手。引擎已经发动，带兵干部拉开他们，高声提醒说，再不开车就赶不上新兵专列了。篷布终于被放下，隔断了车上车下的视线。然而转动的车轮像领唱一样，引出了更大分贝的哭喊声。送行的人们跟着缓缓起动的送兵卡车向前涌动。送兵卡车的速度加快了，跟在后面的人有些停下来，有些开始跑步跟进。一个六岁光景的男孩大叫着“姐姐姐姐”追在车后，小胳膊小腿飞快地捣腾着。不断加快的车速扬起更多的尘土，送兵卡车很快消失在漫天尘埃中。

唯独林军生和秦丹阳不哭，他俩安静地坐在车厢最前面。没人来送他俩。秦甲光正在军区出席紧急会议。开会前一天秦甲光把他俩送到古城，交给了人武部。秦丹阳和爸爸告别时欢天喜地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难分难舍。倒是秦甲光有些放心不下。女儿才十六岁，他还没履行完养育义务呢。况且目前国门并不平静，东北边境已经打起来了。全军都在部署战备工作。身为军人都会有上战场的一天，也会有牺牲的可能。女儿显然没想过这些，她的神情就像是去参加节日晚会，满脸都是轻松愉悦。

——到了部队并不轻松，也许会赶上打仗。阳阳，你有这个准备吗？秦甲光说。

——当然有！我早就想有机会当个女英雄呢，就像卓娅那样！

许多中国人都读过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像男兵一样英勇战斗，直至献出生命。秦甲光很高兴听到女儿稚气未脱的声音里透着他秦甲光式的无所畏惧。他多少有些放心了，剩下的，就是再一次叮嘱林军生，要他履行他自己的承诺。

应该说，是林军生说服了秦甲光。林军生说让秦丹阳去当兵一点儿也不会